



誠正中學期刊第 11 期

在慾望面前  
或唯諾 或妥協 或忘了自己  
千種答辯 萬般姿態  
或許 有一種風貌  
誠實 誠意 誠惶 誠恐  
誠之語 正面交鋒 與更好的自己 相遇

送給誠正所有小孩

發行人 陳宏義  
顧問 陳鴻生、盧慶嵩  
主編 吳芷函  
執行編輯 劉思如  
出版日期 115 年 2 月 2 日  
03-557-5845  
新竹縣新豐鄉德昌街 231 號

在矯正學校擔任總務主任迄今已經超過了兩個年頭。職務聽起來像行政職務，實際是橫跨教育制度與戒護管理，與一般學校不一樣。白天，我處理的是採購標案、營運修繕、囚糧膳宿與空間改善，連管垃圾分類也是；夜裡，我每 5 日需輪督勤，與戒護同仁一同值勤，維護秩序、巡視校園、確保安全。當鐵門一扇扇關上，燈光沿著走廊鋪展，那些看似規律的步伐，其實承載著許多年輕生命的重量。

矯正學校從來不是單純的只是教育場域。收容學生的多樣化及多變，其中意味著高度複雜與高風險；不同創傷背景、不同家庭斷裂經驗、不同衝動與防衛方式，被收容在同一個空間。口角、衝突、挑釁權威，幾乎是日常。面對反彈，我們不能只談溫和，也不能只談強硬；我們選擇的是溫柔而堅定——即便被誤解、被怨懟，仍要把孩子導向正確的道路。因為一旦退縮，失去的往往不是秩序，而是孩子最後一次被接住的機會。

#### 記憶書寫

我是 J，桃園出生，兩歲時搬回花蓮老家，所以其實是在花蓮長大。我的父母在我國小三年級時離婚了，媽媽搬出去，爸爸則因為常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我是由祖母一手養大的。因為家中不是很富有，國中時我就自己在外面跟朋友到工地賺錢，但因為賺得實在太少，後來就和朋友開始走偏，違法賺快錢。祖母發現我變壞了，一直苦口婆心規勸我，但我一直講不聽，還是天天往外跑，直到進了少觀所。祖母每次來看我，總是哭著要我改，如今來到誠正中學，我告訴自己：一定要改！我會努力改變，做給祖母看。／儉／陳○昇

#### 記憶書寫

小時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就是玩割稻草的工具割到手。那時候爸媽工作繁忙，沒時間照顧我，便把我送到三姑姑家，三姑姑家住中壢，算得上是以農維生，所以家裡自然有不少農具，這段童年的記憶，是媽媽告訴我的，她說：當時姑姑看到我在玩工具，急忙地把工具從我手上拿走，放到冰箱上，可是調皮的我過沒多久竟然「爬上」冰箱繼續玩，最後的結果就是割到手，聽說當時還縫了蠻多針的。

很多人以為矯正的核心在戒護管理，其實真正的改變，多半發生在看不見的細節裡。我們細細地改善學生的生活是其中之一，膳食是否均衡、伙食是否足量；床板是否平整、熱水是否穩定；空間是否安全有尊嚴。這些似瑣碎的總務工作，處處

是環節，都是最嚴密的把關。因為只有生活被妥善安排，心才有可能沉澱；而沉澱，正是蛻變的前提。

隨著學生超收、風險升高，輔導與戒護的量能被推向極限，這不只考驗制度，更考驗第一線人員的智慧與耐性。我們在有限中做選擇，在壓力下守住界線，讓監禁不只是限制，而是一段暫停失序、重新理解責任的時間。

「門與路」，像是說著法院的裁定，把學生關進了學校這道門。走進這道門的，是高度多樣、往往也高度風險的生命狀態；而我們的工作，是在門內默默鋪路。那條路不一定平坦，甚至佈滿挫敗，最終方向是復歸、責任與重新選擇。當孩子出校的那一天，我們站在門內，看著門外的光灑落進來，雖然照在他們仍帶著不安卻努力前行的背影上…然而，這道門關上的，只是他們人生的其中一個停泊站，在另一道門開啟的路，才是矯正學校想交付的另一個起始點。◎



圖 | 仁 | 陳○昇

#### 記憶書寫

我是 K，出生在台北，不到兩歲，就隨著飛機到了中國廣州生活，因為我的媽媽是中國人，她要在廣州照顧外婆，所以，從小我就在中國生活。但每逢過年或寒暑假，媽媽與我還是會回到台灣跟爸爸過，這樣的生涯一直維持到我小學六年級的那個暑假。

依照慣例，當年我跟著媽媽回到台灣，那時雖有新冠肺炎的疫情，但還不嚴重，可當我在過完暑假，即將返回中國時，疫情忽然變得很嚴重，讓我想回去也沒辦法，不得已，後來的我只能選擇留在台灣讀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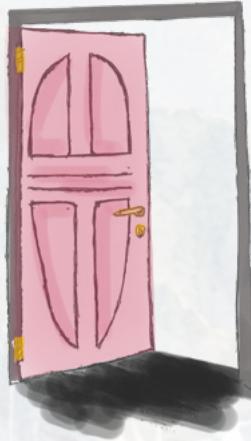
慢慢地，我也適應了在台灣的生活，也開始在這裡落地生根，在這之後，就因為自己交了一些不夠好的朋友，走了歪路來到誠正。／儉／劉。寬

你選擇  
如何介紹自己  
也等同於 Part 2  
你如何面對回憶

上了小學之後，最有印象的事則是五、六 年級參加籃球隊，那次我們得名了。至於國中時期，就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事，如果有，恐怕也就是犯案了。

高中時的我，曾經有過一段正常的學生生活，高一忙著考中餐和飲調證照，生活忙碌而充實，高二時，雖然就開始常和朋友往外跑，但也還是

考了一張丙級烘焙證照。荒腔走板的日子是我高二下結束時，因為犯案而進了少觀所，在少觀所收容期間，我永遠忘不了，那是 113 年 8 月 26 日，那天，我突然自少觀所返家，因為爸爸過世了，直到 9 月初處理完後事，我才又回到了少觀所，之後，便來到了誠正中學。／儉／林○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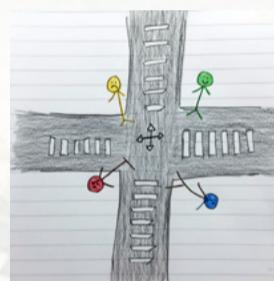
## 文／仁 - 黃O豪 | 圖／仁 - 曾O禎

「上週，跟女友分手了，心情起起伏伏，躲在房間門很多天。」「前天，跟家人爭執很久，心情不好，回到了房間。」「昨日，打了球，受了小傷，打開房間的門，休息了許久。」「今天，被長官罵了很慘，又打開了房間門。」這扇門，讓我休息、讓我沉澱心情，讓我保持冷靜。每一道門，就像相機一樣，按下快門／打開門那一瞬間，都有一個故事。



## 文 | 圖／儉 - 陳O澤

通往自由的「三道門」是我來到誠正後最渴望經過的路，因為這意味著即將呼吸到名為「自由」的空氣；也代表我即將展開新的旅程。小時候和家人一起出遊，總會被告誡不要亂跑，現在回想起來那或許意味著家人的期盼，希望不要亂跑而跑出軌道。身在這個自由被禁錮的地方，時刻提醒心中自有路可走。如今也準備好要離開這裡了，我想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，最終築成一條自己專屬的光明大道。



## 文／勇 - 李O哲 | 圖／勇 - 江O恩

每當點名時，老師開了門，就有如看到了回家的路；然而，經過的每一道門，當鐵門關上「咔」一聲，我的心總是鎖了一下，看到的是一成不變且紛紛擾擾的人、事、物。期待，這些關住我們這類少年的門，隨著時間、學習、成長，也



是一道道讓我重新開始的門；直到，那一天，老師開了門，叫了我的名字 114\*\*\*〇〇〇，就是我出校的時候了。

## 文／良 - 林O賢 | 圖／良 - 葉O威

在到這前，我看到誠正的大門，覺得很慌張，到學務處時，還在想會不會跟想像的感化院不太一樣，到了要去新生班，我這整個人都嚇壞了，一直到電梯我仍然不敢想像我真的在誠正，當到了要下班級的日子，我又變得緊張起來，到了良班門口，我想怎麼會跟想像的不一樣，後面到了我可以上烘焙課，沒想到自己有可能可以進烘焙教室。



## 文 | 圖／信 - 陳O凱

剛來誠正時，我走進一道道冰冷鐵門，心想它們限制了我的自由，也限制了我對生活與未來的憧憬……。

每天走在校園裡，都要經過一道道的鐵門，時間久了，我常想，困住我的，究竟是眼前的鐵門，還是不敢面對現實的自己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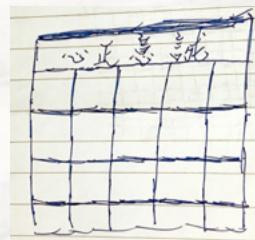
現在的我已明白，過去將我禁錮起來的，是不敢面對現實的自己，現在我已能面對現實也準備走出去重新開始我的人生，鐵門外是充滿希望的道路。



## 文 | 圖／智 - 林O丞

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嘗過失去自由的滋味，但那是我流逝的青春。門外的我在自由的世界裡，做了錯事而剝奪了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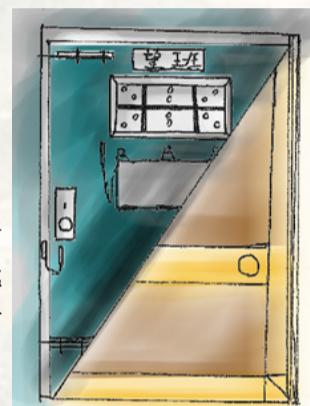
每當我走過一道鐵門，就會有一股悔不當初的氣息竄出，但一切都是枉然。在這道阻隔自由的大門內，我反思到只有改變才是最好的道歉。我努力面對容易衝動的自己，我想要把改變自己的機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我相信沒有人不能改變，而是一種自由的選擇。



## 文／溫 - 楊O呈 | 圖／溫 - 廖O龍

說到門它是一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，它除了關住我們的身體，同時也綁住我們的心，每當收封走進舍房沿途經過的每道門，都在告訴自己今天有沒有比昨天更好，綁住我們的心是因為大家的目標都在那三道門之外，走進這一扇門的不只是學校，也是給自己一個機會，給自己

一個階段的結束後和就是一個新的開始，更是心的開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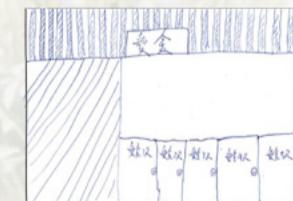
## 文／望 - 姚O傑

## 圖／望 - 蔡O豪

自從三年多前踏進了三道門後總覺得人生沒啥希望，也看不到出去的希望很低落，但現在看到出校的希望了，再四個月即將期滿出去了，終於能以自由之身走出三道門了，花了四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堆門的地方，我收穫滿滿也成長很多，我一點也不後悔進來這。相信跨出三道門後的我一定能夠成為自己心中想成為的那個人，不再犯和以前一樣的錯，帶著心中的善好好生活，千萬別再放棄自己了，大家加油！

## 文 | 圖／眞 - 高O洵

踏入愛舍的那扇門：第一次上愛舍時心裡總是充滿了不安和無奈，第一次上愛舍每天想的就是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班，這次違規會晚多久出去，但隨著時間一天一天地過著自己本身的心態就慢慢改了，開始會想為什麼要意氣用事和回班後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，



想校內的同時也會想媽媽知道我出事會不會擔心、會不會生氣。

## 文 | 圖／愛 - 金O豈

現在每天走在誠正中學裡的走廊上，經過無數道門，都會讓我想起之前在外面的學校生活，每次走一趟就會後悔一次，都會讓我想起之前家人的管教都是在為了我好，但以前的自己都覺得家人很煩，幹麼一直管我之類的，現在對家人真的很抱歉，現在只想出校後好好彌補。

